

雁
郊
原
乡



苏秆汤

陆亚利

老家将紫苏笼统称作苏秆，或许源于夏秋收获的紫苏，叶子干枯，大都随种子飘落，只留下烟色的茎秆，学名苏梗。

紫苏随遇而安，无需肥料的滋养，任由阳光雨露的滋润。春风前后，雨水肆意浇注，暖阳和风照拂，紫苏忍不住大半年的寂寞，冲破松软潮润的紫土，撑起四片嫩紫的叶片。苗儿一天一个样地疯长，一棵挨着一棵，叶片飞快遮蔽小草，抢走绿草的风头，披盖屋后的空坪隙地。一片又一片的紫色，油光欲滴，打破绿意盎然的垄断，仲春的屋场，透着别样的生机。桃形锯齿叶面渐渐褪去油光，朝叶尖伸展的叶脉愈加清晰，密密匝匝簇成一片暗紫。长在肥土上的，茎秆高挑壮实，鹤立鸡群，遮盖旁边的小株棵。一阵微风吹过，高低错落的苏叶翻卷起伏，时而暗紫时而嫩紫，不断变换着色调。

历夏入秋，紫苏窜出一两尺高，结籽枯败，屋后一片烟色。晴好天，连根拔取，苏秆伴随苏叶纷纷抖落，留下来年萌发的希望。晒干扎捆，收储到系在楼枕下的吊筛，满屋溢起淡淡的苦香。

少时对种子萌芽异常好奇，喜欢跟着父亲伺弄瓜菜苗子。来到屋后查看苗情，见满地紫苏秧子，问父亲：“行播种子，苏秆吗就长出来哒耶？”

父亲笑言：“苏秆不需要下种子，先年结的籽掉在地上，第二年开春自己会发芽，长出苗子。”

“哦，那苏秆是野生咯呀！”我明白了。

“是咯，从来有看到哪个留苏秆种子，它们都是自生自长。”父亲确证。

“苏秆有药用啊？”我又问。

父亲回说：“苏秆是一味好药，熬水喝，散寒解表，行气和胃，治风寒感冒，飞灵咯！”

我又问：“除脱做药，还有药用嘞？”

父亲有些不耐烦，说：“咯都不晓得啊？苏秆叶子作相料（佐料），煮鱼去腥味，煮肉添香气，比吗个都好！”

我自小记住父亲的话，知道苏秆能够防病治病，又可去腥佐餐，是个农家宝。

端午到了，队里网鱼过节。

男人提着砧板，搁到阶沿的磨刀石边，挽起袖子，嚯嚯磨响菜刀。笊箕里的黄皮草鱼，似乎感应刀俎的无情，偶尔挣扎着跳荡几下。男人三下五除二，剖杀完鱼儿，提水冲洗砧板，抢食鱼腥的猫狗、鸡鸭们，闪开一下又围拢来。男人点上一支烟，坐在阶基上，憧憬青椒紫苏煮鱼的滋味。女人端起两大碗鱼块，放进碗柜，转身来到屋后，摘取一小把紫苏叶。

烧燃铁锅柴火灶，鱼块入锅过油，冷水煮至汤汁奶白。撒入刚出新的青椒和姜蒜，灶屋辣香四溢。出锅放盐之前，加进鲜嫩紫绿的紫苏叶，辣香里泛起清香，盖过残存的鱼腥味。两大头碗青椒煮鱼上桌，霸气地冒着热烈的鲜香。小孩子知道紫苏微苦，筷箸频频夹取鱼块、青椒，故意避开紫绿软和的苏叶。大人夹起苏叶塞进嘴里，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，一边絮叨：“苏秆苦阴阴的，清热解表，对身体有好处，吃点子就怕烂死啊？”小孩子皱着眉，毫不理会。吃完满满一大碗饭，又添上一碗，舀取鱼汤汁拌和，狼吞虎咽下肚。不过一刻功夫，鱼碗率先见底，其他小菜碗备受冷落。青椒鲜辣，紫苏回甘，人人口舌生津，满额微汗，大快朵颐。

隆冬时节，寒气逼人，家家户户未雨绸缪，熬煮一钵鼎锅苏梗汤，每人喝上一大碗，预防伤风感冒。汤汁苦涩，我们小孩子愁眉撮口，不忍下咽，只顾扒拉汤里的豆子，品嚼豆香。

“又有得病，吃吗药呀？丫苦咯，不想喝！”小孩子一脸不高兴。

爹娘好言相劝：“苏秆汤是茶不是药，吃了不得伤风感冒。现在不吃，将来得病哒，打针好痛呀！”

讨价还价，扭捏一番，特许加点金贵的红砂糖，我们才勉强灌进大半碗。温热的苏梗汤回暖全身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家人偶感风寒，头疼脑热，咽干眼赤，畏寒怕风。主妇不由分说，拿出陶药罐，加入一束苏秆、几片橘皮、一撮葱姜，满水文火，熬制一大碗苏秆汤。趁热喝下，厚棉被蒙睡，发一身汗，症状果然减轻许多，不日即愈。小孩子怕苦不肯喝，大人乘机要

挟：“那就扯痧、打针吃药！”那样更痛更苦，小孩只好乖乖喝下。

那时乡下医疗卫生条件有限，卫生防疫工作抓得紧。经常搞爱国卫生运动，宣传喝开水不喝生水，勤剪指甲，饭前便后要洗手。统一打扫房前屋后垃圾，清理阶沿沟岔，茅房施撒石灰。屋内烧苏秆、艾秆，熏杀蚊虫，除浊祛瘟，家家烟雾缭绕。开展清洁卫生评比，好的和一般的家庭分别贴上“最清洁”“清洁”的红纸条。少数不清洁的人家，屋里像个牛栏，评比组毫不客气，往门板贴上有扫帚图案的绿纸条。过后，主妇骂骂咧咧，动扫帚清扫一遍，撕扯下纸条。习惯使然，下回脏乱照旧，又被贴上扫帚图案。大队定期发放宝塔糖，多数小孩子次日会拉出大把蛔虫、钩虫。宝塔糖为驱虫药，甜腻腻的，我们平常难得吃上糖，竟然都想多吃一颗。

每到开春，政府都要组织预防疾病统一行动。按照上级部署，女卫生员负责熬制苏秆汤，预防流感和乙脑。洗净队里煮猪油的龙头锅，倒入两排桶水，放进几大把苏秆，半撮箕大豆，少许臭草、牛膝、甘草、葱姜，旺火熬煮。傍晚，各户端回一脸盆，见人一大碗。我们小孩子决然不肯多喝，大人便吓唬，说是政治任务，不喝得了病影响别人，还要告诉学校老师，打个品行不及格。连哄带骗，又多扒拉一些豆子，我们才眯眼端起碗。一咕噜喝完，打着苦涩的饱嗝，肚子叽里咕噜直响。赶紧嚼食碗里的豆子，掩盖汤汁的苦味。

那时儿童计划免疫局限于注射麻疹、白喉、流脑疫苗和种牛痘，要求一个对象不漏。赤脚医生下队打预防针，小孩子怕痛，吓得东躲西藏，被大人追得鬼喊鬼叫。记得一年春季，大队统一安排在学校打疫苗。学生们一个个勇敢地撸起袖子，等待注射。按排序，我的名字已经被预订钩。看着有些同学尖叫地哭，一向胆小的我更怕痛，鼓足勇气，趁着混乱，做贼一般躲到教室后头。全班“打完”疫苗，粗心的赤脚医生转到下一个班级。我逃过一针，像捡了个大便宜，暗自高兴好几天。心里又害怕，漏打一针，会得传染病，害人害己。想起曾经喝了许多苏秆汤，祈望能抵御瘟病的袭扰，便又得到极大的安慰。



市井话本

做寿衣的女老板

杨素凤

30多年前，母亲家老院子耳房里住过一对小两口。男的姓马，女的姓邹，院里的人都称小马、小邹。小邹在地毯厂上班，小马在修造厂打零工。小邹高个，梳着两条黑油油的长辫子，她手巧、心细，那时，家家户户都一穷二白，他们也一样，家徒四壁，但有一件奢侈品——缝纫机。小邹喜欢做针线活，家里的枕套、坐垫都是她从服装厂捡来的边角料加工的，衣服都是她自己裁剪缝纫做的，院里的房客都找她做衣服。小马中等个头，头发短短的，白衬衣掖在裤子里，干净整洁，看上去很舒服，性情温和，笑容纯净明朗，从没听见他大声说过话，更没见过他生气发怒。他业余时间喜欢写作，文化馆的唐老师颇为赏识，经常给予指导，他写作用的稿纸都是唐老师送的，草稿写好，修改后卷在稿纸上。我考理科落榜后，改学文科，多愁善感，爱看小说，写日记，和他探讨过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。那时文章都是手写，然后贴上邮票用信封寄出去。他写的多，收到的退稿也多。

老房子里住着几对小两口，有一对两口子隔三差五吵架，甚至大打出手，一打架，女的就披头散发尖声喊叫：打人了！杨姨妈快点救命啊！我妈过去连劝带说，拉开他们。小邹两口子总是笑嘻嘻的，可谓举案齐眉。他们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墙上贴着电影海报，锅灶擦拭得清亮亮，罐头瓶子里插了几把田埂上采来的野雏菊，休息的日子，还手拉手到田里散步，到影剧院看电影，做饭也是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，切切察察，总有说不完的体己话。

哥嫂因房子、树木等问题，一直和父母关系不大好，因而也不待见姊妹。我高考落榜，他们非但不关心我，还冷言看我笑话，还不如房客热心厚道。小邹两口子，鼓励我不要泄气，小马送了我几沓文友送他写作用的方格稿纸，还通过朋友关系，带我到政府会议室看介绍张海迪先进事迹的电视。这些都温暖着我，我在心底把他们当作了亲人和朋友，也和他们打闹戏耍。

可是这两个恩爱甜蜜的小两口也有缺憾，他们结婚几年了一直没孩子，过春节回老家，婆婆催逼，吊脸子，话里话外不满，妯娌们也冷嘲热讽。他们有点钱就四处求医问药，吃过的中药能用手拉车拉，但没结果。

后来村办企业不景气，他们退了我家的房子，打道回府。小马在固海扬水站做临时工，小邹在镇上开了个小店，做衣服、缝缝补补的活计也接。我考上师专后，和小马通过几封信，互相勉励，相约以后探讨文学。1984年春节，他们来城里置办年货，住在我家。母亲吩咐我们把炕烧得热腾腾的，一个大炕睡了七八个人，我们兄弟姊妹和他们两口子东拉西扯，叽里咕咕海聊了大半夜。

我师专没毕业，听说小马去世了，好像是白血病，我听了很难过，那么一个友善和气的一个人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小邹咋办呀？

再见到小邹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了。她再婚了，继任丈夫是乡镇干部，老婆病逝，两人同病相怜，惺惺相惜。他们生了两个孩子。孩子稍微大些，小邹重操旧业，干起了缝纫，她做过衣服、被套、沙发套子等等，最后以做寿衣出名。这几年，她声名鹊起，口口相传，城区的老年人都请她做寿衣，她靠一把剪刀、一个尺子供女儿、儿子上学。老公的旧楼租了出去，她买了高层住宅楼和一套营业房。女儿长得亭亭玉立，俏丽多姿，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就出嫁了，女婿帅气英俊，家世好，工作单位好，当了奶奶的小邹依旧不辍缝纫，还雇了两个店员，越干越欢实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邹老板。她说等儿子成家后，她就含饴弄孙，和亲家相约周游各国。

管它春夏与秋冬

刘浩然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你对春天的点赞，显然还是赶不上春来的速度，赶不上突如其来的花苞嫩芽。

然而，作为老态龙钟的我，在点赞春的同时，还是叹息光阴似箭，“又老了一年”。尽管我仍然要尽情地享受春光。

有人认为春在节气上仅仅是依附于万物生灵的，其实不然，所谓“万物生长”不单纯是依靠

“春”的，而是依靠于一年四季不断轮回。

当然，在冬的磨合期中，有人也会失望与涅槃，但也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人而已。

春有时也会让人疲乏，让人困倦。疲乏困倦会让人心烦气躁，五脏不安，可能这只是一种心理作用，因为春也有一种令人捉磨不透的“脾气”。尽管春使人疲乏困倦，但终究还是体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！

象！

当我面对春，在欣赏赞誉之余，也流露出乏味的情绪，其实，我并非讨厌春天，只不过感到自己年老了，消受不起春的浪漫。

其实，面临春困，也要振作精神，放下心中烦事，不平事，走出书房，到公园，到郊外，走一走，游一游，只有“若无闲事挂心头”，便是人间好时节，管它春夏与秋冬。